



面對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的推動，「華語」的定位，應該開始重新被思考，華語教育的發展也應該在英語教育的強化中受到同等的重視。

自由開講》華語之春 盼 2030 雙語國家政策為華語教育佈新局

【新聞來源：自由時報】林雪鈴

上完早八英文後，接著修習中國文學史必修課，下午可能選修臺灣社會與文化、紅樓夢等，或法語、西語、日語、越南語等其他外語，課餘時間的教學實習活動，實習對象也許是接受美國國務院獎學金計畫來台的美國學生、也許是面對來自 14 個國家的交換青年華語專班、也許擔任全校數百位外籍學生之一的中文助教，而因為時差問題，多半在放學後的夜晚，才能透過線上平台與美德法墨等合作學校進行遠距華語教學。

以上是一個文藻外語大學以華語教學為專業的大學生日常生活的側寫。

在專業養成的部份，顯然可見中國與臺灣文化素養的交織流動，語言運用上，母語與第一外語、第二外語則以世界舞台為背景交互作用。

「中文老師說話一定要是北京腔嗎？」

這是提到教外國人中文時，社會大眾最常問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在教學與實習指導的經驗中，發現對華語系這些準華語老師來說，發音當然要清晰，但說話語音的腔調幾乎不是一個問題，外國人學華語，要的是交際溝通，所謂標準的口音腔調，從來都不是重要前提。臺灣腔、臺灣在地文化這些面對中國深厚傳統可能造成的自我認知束縛，當年輕人被放上以跨文化移動為核心的國際舞台，反而都自動消解了！

學生能平實自然的以日常用語與清晰語音，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進行華語與華人社會文化的交流，沒有多餘的關於典範語音、正統詞彙的問題糾結。學生所編製的華語教材，能夠在一個以相互溝通理解為導向的語言標準架構下，兼容各樣的內容。